

狮情画意

知天文识天象

■邱婷婷

我的故乡东埔渔港三面环海，风光秀美。乘船出海回望，恰如诗句所写：“看山恰似走来迎，仔细看山山不动，是船行。”东埔村人杰地灵，地形被形容为箕斗、孩儿捧花、魁星凹斗。村里自古有“龙头、龙心、龙尾”三处奇景：我家屋后五十米便是龙头山，巨石形似龙头，有眼、有鼻、有嘴，是我们儿时嬉戏的好去处；斜对面二十多米大的“大石公”，便是龙心，流传着许多神秘传说；龙尾则在村南观音寺旁，溪水潺潺，宛若龙尾摆动。当地人常说，这般奇山秀水，必出英才。

清朝康熙年间，东埔村便走出了一位名将邱天胜，官至一品，家族获封“四世一品”。他作为副将，跟随施琅将军收复台湾。邱天胜精通天文、熟谙天象，熟知海上风云变幻，借助天文大潮与涨潮之势，指挥战船顺势猛攻，为收复台湾立下大功。

村里还流传着邱岳先生观天象避险的故事。一次，邱岳捕鱼返航，见海面风平浪静，却发现天边异云涌动，预判台风将至。他急忙招手，拦下出海的抗倭兵船，劝其立刻回港。船队听从劝告及时靠岸，不久台风突袭，兵船安然无恙。

古往今来，天象与气候往往决定成败。三国赤壁之战是经典例证。曹操兵多将广，却不懂隆冬时节也会刮起东南风；诸葛亮通晓天文天象，准确预判风向，巧借东风，完成草船借箭、火烧赤壁，以弱胜强，留下千古佳话。唐代杜牧诗云：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道尽天时的重要。

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年代，故乡渔民靠世代观天象、积累经验，预判风雨，守护出海平安。他们口口相传的经验，饱含生存智慧：正月立春雨水，作物开始萌发；二月北方现赤红，一日内必有台风；三月西北黑云起，春雷将至，风雨即来；四月东北现长条白云，人称“关公眉”，大风将临；五月雷鸣，南风渐强；六月响雷，台风减少；七月雷鸣，大风即至；八月气候平稳；九月西边见红云，不宜出海；十月风平浪静；十一月冬至多北风；十二月小寒大寒，南风迎年。渔民还总结：云高风缓，云低风急；北风转南风，风力渐平。这些口传智慧，是渔民以生命换来的生存指南。

东埔村六百多年前，渔民没有帆布船帆，只用竹片夹棕叶编成篾帆。出海时，他们裹黑头巾，穿多层纳缝的厚短袄。故乡至今有句俗语“未食五月节粽，破裘不甘放”，正是旧时生活的写照。后来渔民改穿涂铜油的白棉布长衣长裤，防风又防水。

一位九十多岁的老渔民曾告诉我，早年四人同乘一艘小舢板，狭小船舱要挤下人、渔网、灶具，船舷离海面仅一尺多。每次出海，都像拿着性命去拼搏，遇上狂风巨浪，生死一线。为了养家糊口，渔民们常年与大海博弈，其中艰辛难以言说。

故乡的山海奇景、先贤功绩、渔民智慧，都藏在“知天文、识天象”这朴素的道理里。这是渔家代代相传的生存哲学，也是刻在故土里的文化根脉。

闽海古韵

九十九溪韵

■黄良

在晋江的大地上，有一丛溪流，不以壮阔取胜，却以绵长为奇。它并不是九十九条河，而是千百回弯、支流纵横的水网，被唤作“九十九溪”。它从南安大旗尾山出发，一路蜿蜒四十七公里，穿内坑、过磁灶、绕池店、入陈埭，最终汇集晋江直至泉州湾。这条被称为“晋江乳母”的溪流，是晋东平原的生命之源，是千年古邑的流淌之河，更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乡愁记忆。

九十九溪的名字，贮藏着晋江人的智慧与浪漫。“九十九”并不是实数，而是形容它汉流密布、阡陌纵横的模样，如同大地舒展的经络，滋养着每一寸土地。它发源于山林，初为彭溪与双溪，在磁灶上官路汇合成梅溪，再一路向东，接纳崎溪、紫湖溪、直溪等无数支流，终成浩荡水脉。它不像大江大河那样奔涌咆哮，而是以舒缓的姿态，缓缓浸润着晋江的腹地，在贫瘠的红土地上，冲刷出沃野

广袤富饶的晋东平原。这条溪，是农耕文明的摇篮。千百年来，溪水灌溉着两岸万亩良田，稻浪翻滚，蔗香四溢，让晋江东部成为闽南著名的鱼米之乡。春日里，秧苗青青，溪水潺潺，农人扶犁而歌；夏日间，荷叶田田，蛙鸣阵阵，孩童戏水捉虾；秋风起，稻穗金黄，丰收的喜悦在溪畔流淌；冬阳暖，溪水清浅，白鹭翩跹，一派祥和景象。它用源源不断的活水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晋江人，让这片土地在山海之间，拥有了丰饶与安稳。

九十九溪，更是一条流淌着文脉与商魂的河。磁灶段古称梅溪，是千年瓷都的水运要道。宋元以来，磁灶窑的陶瓷从这里装船，沿溪而下，入泉州湾，远渡重洋，走向世界。溪面上，商船往来，帆影点点，陶瓷的釉色与溪水的波光相映，书写着晋江人“敢闯敢拼”的商海传奇。明代富商

李五，依托九十九溪的水运之利，经营糖业，富甲一方，又修桥铺路、赈济灾民，将“商善并举”的精神刻入溪流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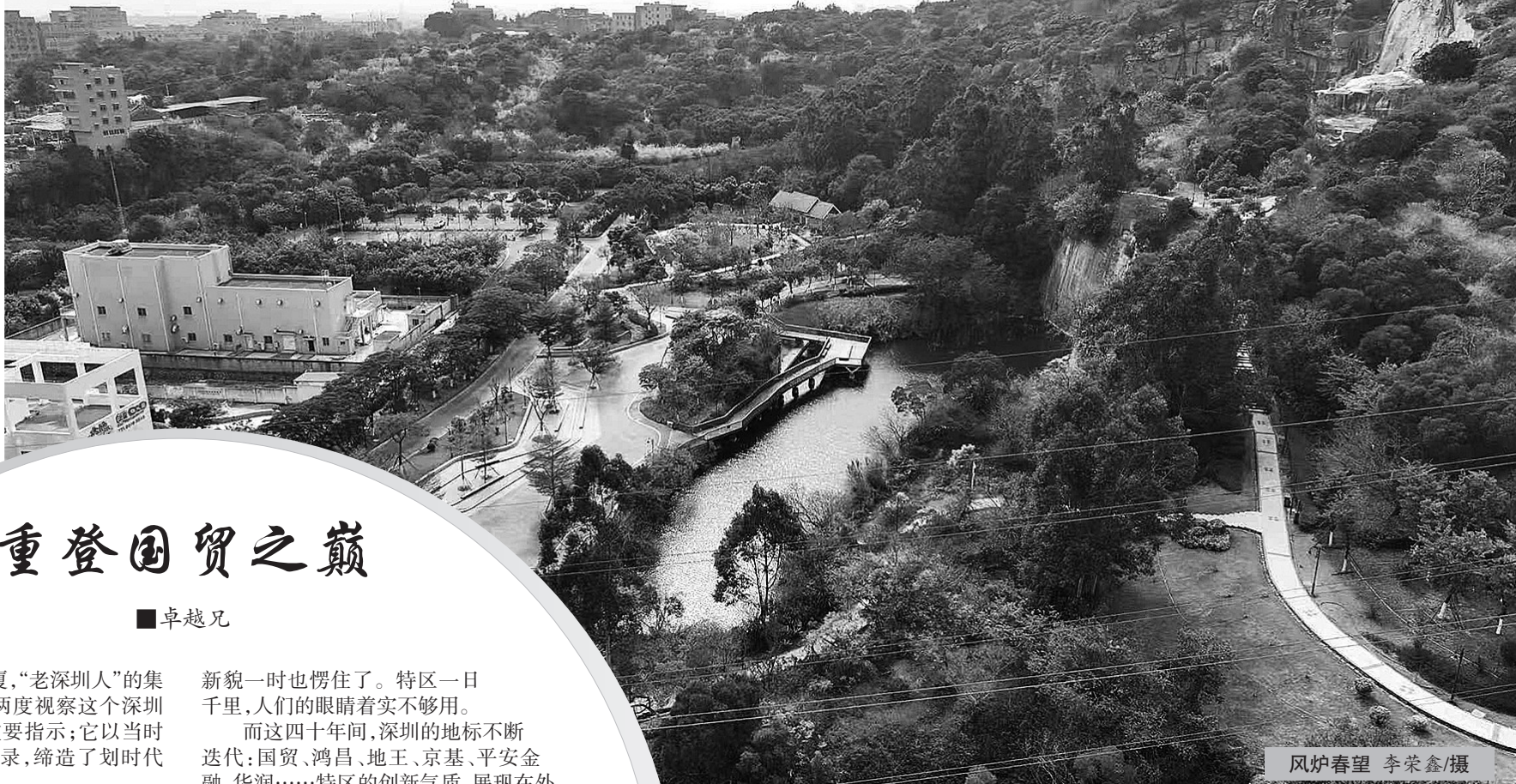
溪畔的土地，更是文脉昌盛。池店潘湖，是唐代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的故里，他开启了福建科举的先河，让闽地文风蔚然。从这里走出的，还有五代陈迥、黄仁颖，宋代王曾、清代吴鲁等五位状元，以及两位榜眼、三位宰相、四位尚书。九十九溪的水，滋养了他们的才思，也见证了“海滨邹鲁”的荣耀。吟啸桥、陈翁桥、小桥古官道，横跨溪流，连接古今，每一块石板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每一道桥孔都流淌着历史的回声。

如今的九十九溪，在生态治理中焕新生。曾经的河道淤塞、水质污染，在清淤疏浚、截污治污、湿地修复中渐渐远去。如今的溪畔，水清岸绿，鸥鸟翱翔，田园风光如画。万亩良田在城

市中央保留，稻浪与高楼相映，传统与现代共生。清晨，农人在田间劳作，白鹭在溪上翩跹；午后，游人漫步绿道，看流水潺潺，听鸟鸣阵阵；傍晚，夕阳西下，霞光铺满水面，渔舟唱晚，一派闽南水乡的诗情画意。

九十九溪，是晋江流淌的血脉，也是乡愁的载体。它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农耕到商贸，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，始终保持着温柔与坚韧。它不张扬，却深沉；不壮阔，却绵长。它用一溪清水，滋养着土地，孕育着文明，守护着乡情。

行走在九十九溪畔，看流水汤汤，听风声阵阵，触摸着溪畔的泥土，感受着文脉的温度。方知这条溪，早已融入晋江人的骨髓血脉，成为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。它是自然的馈赠，是历史的沉淀，更是未来的希望。九十九溪，以水为脉，以文为魂，在晋江大地上，生生不息永远流淌……



风炉春望 李荣鑫/摄

心灵驿站

电视迷

■刘佳煌

提起电视，各位家长可能会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是洪水猛兽！其实不然，容我细细说来。

我是一个标准的电视迷。小时候爱看动漫和少儿频道，长大后看言情剧和综艺，现在看短剧。爱看的电视，随着成长和时代的发展，渐渐形成了分支，我在路上遇到了选择题，我也做出了选择。

“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，眼见风云千樯，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，在日记上，相当沉闷和平凡，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。”

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再也没打开少儿频道，只是我渐渐长大了，不再喜欢动漫的幼稚了。

有些电视剧是可以促进学生爱读书的。我中学时候看过电视剧《问君能有几多愁》和《红楼梦》，看了几集我立马买了李煜的词集和四大名著，开始自己背诵李煜的词和琢磨《红楼梦》。

这对于我学习语文有很大帮助，助推了我对语文学科的喜悦。

后来我语文学科经常考第一名，作文也经常得高分，和电视剧脱不了关系。

高考结束后，结束高压的学习任务和紧绷的心情，我开始一直看电视剧。对于一个初中以前都生活在农村，长大后也很少出省的女生来说，电视就是我探索外面的一个窗口。

我记得当时我看了《上海女子图鉴》和《北京女子图鉴》，因为前者，我把我高考的第二志愿学科选为了广告学，后来大学也是读广告学。

电视剧演得太轻松了，女主每次升级都有贵人相助，每一次谈男朋友都学到很多东西。

虽然电视剧是美化过的现实，但是我也从这两部中窥探到了北京和上海的打工人的怎么样，对于北京和上海也有了初步印象。同时内心对于大城市有了向往，或许以后会尝试去大城市生活工作一段时间。

后来大学及之后过得更轻松，我也捨起了从小到大被压抑的爱好——看电视。

我看综艺《演员请就位》，明白了演员是怎么面试剧组，怎么提升演技的；我看《中餐厅》，明白了餐饮店怎么运营才能生意变好；我看《小欢喜》，看到了不一样的高中生，也迸发出自己写高中生涯的小说的念头；我看《乔家的儿女》和《小巷人家》，从年代剧中看到了年代的发展变化，历史书上没讲清楚，电视剧弥补了。在看年代剧的时候，心情随着主角的经历而跌宕起伏，渐渐明白：“人的一生不过是个时代的尘埃，人何其渺小！”所以呀，很多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重新振作就好了。”

……

人生海海，山山而川，不过尔尔。从看电视剧中收获到的，不仅是情绪上的欢喜，更是精神上的富足，还有生活中的从容。

也许电视剧还有很多缺点，但是对于我这个电视迷来说，好处大于坏处。这些年，一个人，一个电视的场景，陪着我从幼稚到成熟。看着看着，我也熬过了漫长的岁月。

岁月留痕

重登国贸之巅

■卓越凡

国贸大厦，“老深圳人”的集体记忆。邓公两度视察这个深圳的老地标，发表重要指示；它以当时三天一层的建设纪录，缔造了划时代的“深圳速度”。

四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深圳高楼鳞次栉比，“国贸”虽早已退出“高个子”的比拼，但“改革开放地标”的金身却从未被取代。

听说国贸“镇厦之厅”——旋转餐厅重新迎客，我约着老游、阿纪两位“老深圳”，进行一次怀旧饮茶之旅。

当年国贸旋转餐厅，登一次，不管你是否消费，都要买观光门票。而今从一楼坐电梯到42层，转到49楼，任何人都被热烈欢迎。餐厅随大转盘以70分钟一圈慢慢运转着，透明的玻璃墙依序写着方向：香港上水、深圳水区、文锦渡、罗湖口岸、火车站、福田区……

“这栋框架这么高的，是什么大厦？”（“友谊新楼！”）“走着车的那个桥是……”（“文锦渡港深之间的老桥！”）“远处笋岗那栋又是什么大厦？”“近处与深房并排这栋呢？”……看惯旧貌的俩“老深圳”，对眼前的

新貌一时也愣住了。特区一日千里，人们的眼睛着实不够用。

而这四十年间，深圳的地标不断迭代：国贸、鸿昌、地王、京基、平安金融、华润……特区的创新气质，展现在外观上，隐藏在骨子里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首度来深圳工作，当时任港企职业经理人，进的“城”基本上以国贸为轴心，时常选择在旋转餐厅会亲友，请他们眺望港深或茶叙。后来回闽谋事。到了2000年再入深圳，我的身份已是媒体人，城市中心已移出罗湖，我自此少登国贸了。

两位与我前来饮茶的人尽管都不是土著，但他们都是特区成立初期就入深的。老游先在接待办工作，后担任国贸商场的办公室负责人。他说，当年国贸尚未竣工，就常带外地访客来感受“深圳速度”。阿纪爱摄影，他曾挂靠国贸的冲印店，背着相机帮游客照相，“每次4元，给一底两片；自己一个月给冲印店交3000多元，我已所剩不少。”即使后来入籍香港，阿纪也选择在罗湖长居，而且活动空间以国贸为核心。

心海微澜

在丰盈里收藏遗憾

■蔡雅玲

清晨，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拽出梦乡。眼睛还蒙着雾，脑子昏沉，只想再赖一会儿，可那声音固执地响着，一遍，又一遍。

伸手摸过枕边嗡嗡作响的手机，才发现，闹铃是我自己设置的。

这几天连轴转的辛苦没有白费，看着那么多人赶来，热热闹闹地参加我们的节日活动，心里依旧翻涌着激动。

电话又响了，是闺蜜。她笑着问：“看了你发的活动照片，你说你忙得脚不沾地，怎么照片里找不到你呀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睡意瞬间全无。

是啊，活动结束了，可后面的事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都还在等着我。

办公室的桌椅还没归位，操场上的舞台还没拆除，墙上的布条也没清理干净……那一刻我忽然清醒：照片里有没有我，镜头里有没有我，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做事要有头有尾，要把该做的事，一件一件做清楚、做踏实。

我匆匆谢过闺蜜的提醒，利落地收拾好东西，再一次走向我坚守了十几年的办公室。

推开门，依旧是堆得满满的文件，熟悉又安心。

整理物料时，我翻到一张旧照片。是多年前活动的合影，照片里的长辈们，笑容依旧温暖，仿佛还在身边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有几位，已经永远离开了。

节日的热闹还没散去，心头却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酸楚。

刚压下这份情绪，又听见办公室里传来消息——我们社团里一位阿姨，在元宵节这一天，永远地走了。

心里猛地一沉。刚才还想着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今晚可以好好赏月。可此刻才明白，月光之下，总有些角落，是圆不了的。

我悄悄擦去眼角的泪，不想被人看见。

情思继续

一路花事

■余金荣

洛江罗溪的琅琅书声，漫过泉州城东的少年时光。三载春秋，一车两人，将同一条路途，走成了寻常岁月里的温柔印记。

旁人皆道这是辛劳陪读，朝迎晨曦，暮送夜色，其中奔波疲惫，唯有自知。可走过这一千多个日夜，我却渐渐懂得，这条往复的路途，原是生活悄然赠予的深情厚礼。

从罗溪至城东五中，路途不远，却恰好装得下四季繁花。

二月将尽，寒意未褪，刺桐已燃遍枝头。无需邀约，便热烈盛放，车行安吉路，摇下车窗，冷风裹挟着灼灼红艳入眼，困顿瞬间消散，心神也为一清。

时序流转，洋紫荆次第绽放，粉紫交织，一路绵延。某次堵车驻足，正对满树繁花，徐老师笑言，恰似去年那株。我却摇头，说去年的花色更粉。往事早已模糊，可这般细碎争执，却藏着独属于彼此的温情。

三月木棉开得张扬，橙红花盏傲立枝头，似擎着满腔热忱。某日傍晚归家，硕大花瓣骤然轻砸挡风玻璃，惊到身旁人，我笑说，这是木棉在与你问好。

四月的宫粉紫荆最是温婉，繁花满枝，车行其间，宛若坠入粉白云烟。徐老师驱车前行，我望着窗外出神，他轻声询问，我只叹这般美景，一日往返两趟，竟是太过奢侈。他不语，只缓缓放缓车速，将这份美好细细珍藏。

五月黄花风铃木摇曳生姿，明黄花色柔化了心绪。每每途经此处，总让他放慢车速，只想让双眼沉醉于这温柔景致，涤荡满心疲惫。

夏日骄阳里，凤凰木肆意绽放，热烈火红似要点燃整条街道。车内清凉，窗外蝉鸣聒噪，凤凰花在热浪中舒展，窗外蓬勃生机，让人觉得所有奔波辛劳，都有了意义。

路旁更多的是常青草木，香樟、芒果、小叶榄仁，终年默默凝绿。四季更迭，绿意不改，看多了反倒心安安稳，如同这条路上始终不变的陪伴。

而三角梅是四季不变的主角，天桥、绿化带、院墙之上，红红紫紫，从不缺席。深夜十点下课归来，倦意缠身时，路灯下瞥见那一丛绚烂，心底便漾起暖意，知有繁花相伴，前路从不孤单。

最难忘去年秋夜，车辆半路抛锚，等候救援时，并肩倚在栏杆边。彼时美丽异木棉开得正好，粉柔花色在路灯下笼着薄雾，温柔了夜色。

徐老师轻声问，还记得初到泉州的模样吗？

怎会忘记，陌生的校园，简朴的居所，伏案写教案的细碎欢喜。未曾想过，这条寻常路，竟会相伴三载，熟稔到能说出每株花木的花期。

我们闲话家常，从初来的志忑到如今的安然，从学生的点滴成长到自家孩子的渐渐长大。草虫鸣，车流穿梭，头顶繁花，身边是相伴三十年的知己，岁月静好，不过如此。

救援车至，再度启程，归家的路依旧绵长。

三载时光，这条路见证过晨起的困倦、晚归的沉默，记录过为学业焦灼的时刻，也珍藏过车内同听一曲的温馨。刺桐、木棉、凤凰花、异木棉，所有繁花都默默见证，却从不言语。

它们只在属于自己的时节，肆意绽放。

偶尔风起，花瓣翩然飘落，短短一瞬，却是人与花的恰好相逢。不必回来时归途，只在清晨晨光、夜晚路灯下，邂逅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，便已足够。

我们在罗溪执鞭执教，又赴城东陪伴孩童，这条路连接着两端，也串联起整整三年的时光。

日子缓缓流淌，春有繁花，夏有盛景，秋冬亦有芬芳。偶有疲惫烦忧，可只要车行安吉路，望见那些熟悉的花木，心便瞬间安定。

生活从不在远方，就在这条往复的路上，在岁岁枯荣的繁花里，在身旁并肩同行的人心中。

岁岁年年，繁花依旧，长路漫漫，我们始终，携手同行。